

记忆的片断，心灵的感受，不是历史的旧账。

金龙得水

波澜壮阔的大时代·永远的丰碑·红色的记忆

在气势恢宏的解放战争决战前线和广大后方，人民群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，其规模之巨大，任务之浩繁，动员人力物力之众多，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。冀中平原上“拉锯”地带大村落台子集，也拉开了大时代的帷幕……

李琳 著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ISBN 7-5100-0372-1

定价：35.00元

35.00元

9 787510 037201

ISBN 7-5100-0372-1

35.00元

ISBN 7-5100-0372-1

金龙得水

波澜壮阔的大时代·永远的丰碑·红色的记忆

李琳 著

水科金全

李琳著
中华书局出版

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
北京 100044

ISBN 7-5100-0372-1
定价：35.00元

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
北京 100044

http://www.cicp.com.cn
E-mail: zhongguo@china.com.cn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龙得水 / 李琳著. —北京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5158-0732-4

I. ①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0518 号

金龙得水

作 者: 李 琳
责任编辑: 于建廷 臧赞杰
封面设计: 周 源
责任印制: 迈致红
出版发行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: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
字 数: 900 千字
印 张: 44.75
书 号: ISBN 978-7-5158-0732-4
定 价: 48.00 元

服务热线: 010-58301130
销售热线: 010-58302813
地址邮编: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
19-20 层, 100044

Http: //www.chgsjcbbs.cn
E-mail: cicap1202@sina.com (营销中心)
E-mail: gslzbs@sina.com (总编室)

工商联版图书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
请与印务部联系。
联系电话: 010-58302915

《金龙得水》人物谱

李得水

《金龙得水》主人公。名李金龙，小名得水（书中多以“得水”称之）。十五岁。铁路工人的儿子。自幼生长在东北吉林等城市，一九四七年冬，正值全国解放战争激烈进行之际，回到地处冀中平原的故乡农村，在家乡人民的影响和革命者的带领下，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，有如蛟龙得水一般，做出了一桩桩具有传奇色的英雄事迹。

朱婷婷

得水女友，十七岁。高中学生。台上村大地主朱太孙女，朱玉亭女儿，曾受教于高则贤。

李艾

得水叔伯姐姐，得水称她“艾姐”。二十三岁。台上村党支部书记，“支前领导小组”成员。乐观、开朗、机敏、干练，代表战争年代英姿飒爽的年轻的农村女干部形象。

高则贤

得水的领导、大朋友。四十三岁。“拉锯”地带“支前领导小组”组长，公开身份是台上村小学校长。

申亭会

得水外祖父。七十余岁。申家庄村农民，人称“申大侠”。早年曾参加义和团，在抗击洋人的战斗中失去一臂。

吴焕章

得水二姨父。四十五岁。原为保定街头流浪汉，后到东北成为火车司机，以后又到申家庄务农。

黑蛋

大名吕弃之，得水挚友。二十五岁。台上村农民，长工。后与月儿结婚。

李卢氏

得水祖母。六十五岁。台上村农民。抗战时曾在村里参加抗日工作，是村里有影响力的老人。

玛儿娘

保定府一带的乞丐头儿。六十岁。因其子名“玛儿”，故人们称其“玛儿娘”。

黎福

黎木帮帮主。七十岁。早年曾参加义和团，后步入江湖，创梨木帮。

福全

得水叔伯哥哥，李孝霖之子，李艾亲弟。二十一岁。台上村农民。

住儿

得水叔伯弟弟，秀婶儿子。十岁。台上村儿童英雄。

秀婶（秀儿）

得水老婶儿，李孝雷之妻，李卢氏娘家侄女。三十五岁。台上村农民。

黑妮

台上村小酒馆女掌柜。三十岁。本来是朱家在集上拣来的小女仆，伺候朱家二少爷朱玉阁。后嫁朱家长工套儿为妻。夫妻生活上命苦，被朱太暗中占有为玩物，为村里人所不齿。她满心凄楚，又无力摆脱，曾一度生活在不人不鬼境况之中。

月儿

年轻寡妇。二十六岁。原住鸽子滩与黎福为邻，后迁至台上村。

玉兰

六奶奶儿媳。二十八岁。原为山里人，嫁到台上村，是普通农民。

田雪琼

城市女学生，后遭不幸成为祁得才的伴妓。十九岁。

朱太

台上村大地主。六十六岁。

大菊子

朱太妻。六十七岁。

祁得才

国民党部队上校军需官，古城军粮库主任。四十八岁。

二彪子

朱家恶仆。三十岁。

韩四

朱家管家。五十岁。

- 霍凤歧** | 商人。五十岁。
- 六奶奶** | 台上村农民。六十岁。
- 李孝云** | 得水父亲，李卢氏次子。四十七岁。
- 梅子** | 得水母亲，申亭会长女。死时三十八岁。
- 李老果** | 台上村农民，石匠出身。五十六岁。
- 李长河** | 台上村支部委员，民兵队长。台上村“支前”工作骨干。二十八岁。
- 秀英嫂** | 村支部委员，妇女干部。台上村“支前”工作骨干。三十五岁。
- 春草** | 南庄头村农民。二十岁。
- 崔掌柜** | 南庄头大车店掌柜，共产党员。四十岁。
- 王连副** | 国民党军副连长。三十岁。
- 佟成** | 祁得才的副官。二十六岁。
- 套儿** | 朱太家长工，黑妮丈夫。三十二岁。
- 朱玉亭** | 朱太长子，朱婷婷父亲。四十岁。
- 朱玉阁** | 朱太次子，大学学生。二十五岁。
- 王老夫人** | 朱婷婷外祖母。六十五岁。
- 王兰若** | 朱婷婷的母亲。三十五岁。
- 李老越** | 台上村地主。五十五岁。
- 婷婷** | 妓女。三十岁。

- 童岚** | 李孝云的朋友，护士。三十五岁。
- 老掌柜** | 杂货店掌柜。五十多岁。
- 王凯** | 解放军部队干部，李艾男友。二十八岁。
- 雪司令** | 辽西山区游击队女司令。四十岁。
- 大红和二红** | 雪司令的两个女儿，十几岁。山村姑娘，母亲让她俩随台上村人押送药品，一路之上机灵应敌，巧建奇功。在台上村又随月儿奋勇杀敌，再立功劳。
- 小羽** | 高则贤女儿。八岁。
- 周婶** | 朱家女仆。苦出身，帮助过得水。
- 朱顺** | 朱家仆人。忠于朱太。
- 苇子** | 台上村小学女学生，是朱家佃户子女。曾帮助得水动员佃户家子弟上学读书。
- 齐连长** | 国军运输连长。曾帮助押运药品。
- 江大夫** | 王老夫人房客，黑蛋的朋友。曾为月儿医伤。
- 老褚、矮胖子、么叔、草上飞** | 皆为梨木帮头目。
- 姥姥** | 得水外祖母，七十岁。申家庄村农民。慈祥的农村老妇，勤劳巧手，恪守传统妇道。
- 二姨** | 吴焕章之妻，申亭会二女槐儿。温顺的农家妇女，曾随焕章在关外生活，抚养过得水。

目 录

一、李得水回乡	1
二、外祖父家.....	46
三、唱大戏.....	78
四、朱家大院.....	147
五、台子集小学.....	202
六、梨木帮.....	276
七、麦收.....	384
八、沙滩.....	485
九、跋涉.....	571
十、解放.....	633

一、李得水回乡

1.

一列火车，像条大爬虫似的缓慢地爬进了一个小车站，停在风雪弥漫的露天站台边。火车头的烟囱嘶啦嘶啦地吐着白气，宛如一个被人追赶的痨病鬼骤然停下来，躺在那里使劲地喘着气。

这是一列由杂七杂八的车厢胡乱组合起来的混合客车：几节形色各异的票车，几节黑色的闷罐子车，还有两节是平板的装载货物的板车。车皮上布满了用白灰、木炭、油漆写上去的字，大大小小，乱七八糟；一节闷罐车皮上竟画着一个裸体的女人，比真人还要高大，在灰蒙蒙的雪天里特别显眼。

各种车厢的门一下子都打开了。憋在车里的旅客涌出来，就像羊开了圈、鸡撒了窝。有些等不及的竟从车窗爬下来，脚一踏上站台，就四处张望、寻找，满站台上乱跑。

“茅房……茅房在哪儿？”旅客们叫喊着。

“什么车站？连个茅房都没有！”人们抱怨着。

“他奶妈的！什么世道！”男人们怒骂着。

“妈！我憋不住了……”一个半大姑娘憋得团团转。

“尿吧！”母亲半蹲在地上稍加遮挡，女儿也顾不得许多了，褪下裤子迅速撒了泡尿！姑娘脸羞得通红，刚系上裤子就一头扎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。

这姑娘的举动一下提醒了人们。男人们不再胡乱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掏出来就地解决；女人们围成圈圈轮流蹲在地上。顿时，小车站出奇地静了下来，就连人们体内喷出的水柱冲开积雪的声响都可听见。解决了看似不起眼却实在折磨人的痛苦之后，旅客们个个如释重负，都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走回车厢去。丢在人们身后的，是雪地上一个个被尿泡冲成的直洞和斜洞，空气中飘散着悠悠的尿臊味儿。

一个穿着皮袍戴皮帽的老者，在站台最边沿的地方背着人群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后，家人们迎上来搀扶住他。老者摇着头，指着那一片狼藉的站台，喃喃地说：“怨不得人们，怨不得人们！……整列客车都没有厕所，一路上该停的地方不停，不该停的地方乱停……执政者失道！……怨不得人们哪！世道将乱，盖类此乎！”家人们也顾

不得听他这些毫无意义的空论，上前搀着他，拉着他，催他快走：“车要开了！再磨蹭就上不了车了，比撒不了尿更麻烦！”

正当旅客们在站台上解决拉屎撒尿问题的时候，有几个当兵的从两节平板货车上赶下来一群牲畜，有骡马和猪羊。当兵的赶着牲畜在站台走过的时候，小车站上荷枪站岗的国民党兵跟他们打招呼。

“弟兄们！过来抽颗烟再走吧！”

“这地方有好景看！”

赶牲口的兵凑过去，一边点着烟，一边听站岗的兵指指点点地跟他们说。几个兵眼瞄着旅客们，不时地发出大声的坏笑。

“你奶奶的！不好好站岗，专看老娘们撒尿！我回去报告长官，也叫你尿一壶！”一阵狂笑以后，那几个兵赶着牲口出了站台。

那痨病鬼似的火车头经过几分钟喘息刚刚平静了一点儿，立在前头不远处的扬旗落下来，催命似地把它赶走了。站台上一片寂静。几个站岗的兵从围住车站的木栅栏处走过来，在站台上巡视了一遭，拣走了几件旅客在慌乱中遗失的稍稍值钱的东西，接着帮一帮拣破烂的孩子爬过木栅栏，把其他物件一扫而光，连张破纸都没剩下。雪下大了，雪片很快就覆盖住被尿泡冲成的坑坑。整个小车站灰茫茫一片。

就在列车刚刚停站的时候，从最尾部的一节闷罐车上跳下一个十四、五岁的男孩子。这节车在列车的尾部，挨不上站台，所以车门离地面很高。男孩子第一个下车，把背包往地上一撂，就伸手一个一个地接旅客下车，有几个孩子和老人，简直是由他抱下车来的。好在这车厢的旅客不多，不一会就都下来了。“朝前走，从站台出站！”他行家似地指点着旅客上了站台，这才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，然后仰面朝天，深深地吸了几口冰凉的空气，在雪地上跺了一阵儿脚。等到列车开走之后，他痛痛快快地在雪地上撒了泡尿，背起背包也朝站台走去。

他瘦高个儿，穿一件紧紧裹在身上的棉布短大衣，样式略显洋气，大衣刚过臀部，半截大腿和修长的小腿被一条紧腿棉裤裹住，裤脚上端外侧有一排尺把长的裤卡子。这半马裤的样式，是此时关外最流行的棉裤式样。他戴一顶黄里间黑的兔毛皮帽，硕大的帽翅包住了大半张脸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圆圆的绒球。他脚上的鹿皮短靴则是完全全的苏联货了。他就是刚从关外来的十四岁的男孩李得水。

出站口处墙上写着“古城站”三个黑漆大字。不知是哪年哪月写上去的，字的漆皮已经多处脱落，四周沾满了煤烟和油渍。

见到这三个字，得水心里涌起一股亲切感：

“啊，古城！这就是我的老家呀！”

长这么大，得水还是头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。虽然在爸爸妈妈和其他长辈们讲述的故事中，他已经知道了不少家乡种种神奇的传说，形形色色的英雄豪杰，五彩斑斓

的乡俗民风，从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编织成一片故乡的神话，但那毕竟是听来的呀！如今，他要亲眼看看故乡的面貌了。

在古城下车的人不多，又是临时编组的混合列车，搭乘来这个小站的人就更少。要不是为了那群作为军需的牲畜，列车未必在这里停站。站前是一片空荡。空中飘着绵绵的雪片，天气渐渐昏暗下来。古城，这个华北大平原上的小镇，完全笼罩在大雪里。

得水在站前四处寻找，盼望一眼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独臂老人——这是爸爸向他用最简练的话描述的外祖父的形象。可是，寻遍了站前每个角落，打听了所有站前见到的人，还是没有结果。

“说准的，姥爷要到站接我呀？”

他站在雪地上认真想着姥爷此时可能去的地方。有了，姥爷可能在那里：他看到了不远的地方有几处挂着店铺幌子的房子。于是，大步朝那里跨去。

平汉铁路在华北平原路段上的铁轨，多处都铺设在高基路面上。这是因为这一带土地平坦，河流纵横，夏季大水一来无所阻挡，路基不高，铁路极易被淹没。路基一高，车站自然就在高处，尤其是乡间小站更是如此。古城火车站建在高处，古城镇在低处，中间有一段坡路。那几处店铺就在坡路的下端。

得水先进了一个门口写着“客店”两字的屋子。屋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。一个驼背老汉端着油灯在得水脸前照了一遭。

“住店不？”

“我不住店。老爷子，我找个人……”

“找银（人）？我这店里连铜子都没几个，哪儿找银去！”

“不是。我要找个独臂老头儿……”

“毒（独）什么？……”

一来是店主太聋，二来也是得水的关外口音闹的，店主人一时听不明白他的话。得水虽说着急，可心里不恼，他刚到家乡，对这里的人应该越亲切越好。他索性自己在屋里转了一遭，确信外祖父没在这里时，便谢过店主退了出来。

他又走了几处，最后撩开蓝布棉门帘进了一个饭铺。这大概是古城站前最大的饭铺了。屋里较宽敞也亮堂，室外的微光透过两个玻璃窗照进屋来，再加上两盏汽灯的光亮，屋里的一切都清晰可见。厅堂上摆着几张饭桌，但大都是空的，只正中一个大八仙桌边围坐着几个国民党兵正在划拳行令。见得水进来，不约而同地停住了吆喝，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新奇地打量着他。

掌柜的从柜台边跑上来殷勤地招呼：“小老客，请坐请坐！吃点什么？有鸡有肉还有驴马烂儿……”

得水说：“我不吃饭。大叔，我找个人……”

掌柜说：“无名的不晓，有名的便知。小老客找谁？”
得水说：“一个独臂老爷子，可来过？”

掌柜朝寥寥几个吃饭的问：“独臂老爷子……你们哪位见过？”
这时，一个当兵的嚼着一嘴鸡骨头，酒气熏天地走近得水，拍着胸脯扬着脸说：“老爷子？老爷子就是我！……要说独臂老爷子，就是一只胳膊的，对吧？我们团里好几个哩，都在医院躺着，不知哪个是你要找的？”

得水说：“我找的不是军人，他是农民。”
当兵的翻着白眼又把得水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咧嘴笑了：“农民？就是种地的，对吧？……蒙谁呀你？大伙瞧瞧，他爹会是种地的？”

眼前的李得水，无论装束和言语的确不像个农民的儿子，引得在场的人都议论起来。

得水有些发窘，连忙红着脸解释说：“这位弟兄误会了，我找的不是我父亲，他是我姥爷。我是从外地来的，咱那儿都把老头儿叫老爷子。”

当兵的连打了几个酒嗝儿，酒劲涌上来，脸涨得通红：“关外来的，对吧？找你姥爷，是吧？……兄弟我也是关外的，你看我是不是你姥爷……”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把脸凑上去。

几个当兵的一阵哄笑。

得水受了羞辱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脸也涨得火辣辣的。刚要张口骂人，猛想起临行时爸爸对他的嘱咐：如今兵荒马乱，路上千万别惹当兵的！于是，他把怒火压下，只是苦笑了一下说：“这位弟兄，不告诉也就拉倒呗，何苦占人家便宜！”说完，提起背包转身就往外走。

“慢着！”另一个当兵的离开酒桌，跨上一步，拽住了得水的背包。“看你小子人不大，胆子可不小！老实说，你小子是打哪儿来的？你找的那个什么老爷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这跟你没关系！”得水用力推开他的手。

“没关系？别他奶奶的嘴硬！老子叫你睁眼看看，这是啥地方……把窗户打开，让他看看！”说着一挥手，一个士兵赶紧过去打开两扇玻璃窗。“知道了吧？这是国军的兵营！”

其实，除了黑乎乎的雪地，啥也看不见。得水情知他要的是吓唬小孩儿的把戏，可心里却不轻松。从军装看，得水认出来，这家伙是个上士，职务该是个班长，在这几个兵里，他的级别是最大的。眼下，要过不了他这个关坎，怕是离不开这个屋子。“必须战胜他！”得水下了决心，就转悠战胜这个上士班长的法子。转眼之间，计上心来，心想：“妈巴子的！你用兵营吓唬我，我也拿兵营吓唬你！”

得水发出一声轻蔑的笑：“兵营？……兵营我见的多啦！你们这叫啥兵营？！”

得水这话虽是顺势而出，却并非虚话：日本投降时，姐姐带他进过日本的兵营，那里的日本军人都被押送走了，当地民主政府派人到他们的兵营收容军人家属，得水还向日本女人和孩子配发过贴饼子、大碴粥哩；苏联红军出兵东北，在红军的兵营里开联欢会，得水还给苏联官兵唱过歌哩；东北抗联的兵营他也去过，就是还没进过国民党部队的兵营。

“你奶奶的要想去，咱们这就走！一进营门，你小狗日的就得吓得尿裤裆！”那上士嘴上叫得欢，腿却不动弹。

得水觉出他是心虚，于是放开胆子说：“走哇！咋不走呢？到了兵营，我倒看看谁尿裤裆！”

一直站在旁边的掌柜的见这阵势心里有些七上八下：一般孩子，当着这么多拿枪的大兵，早吓傻了，还敢顶嘴吵架？这小子定是有些来历！于是出来打圆场说：“各位兄弟，还有这位小老客，都听我说一句。众位国军弟兄今几个是在小店喝酒，小老客是到小店找人，原本是不相干的，不相干的……言辞上有点误会，也没什么解不开的。众位就给我一个面子，咱们就到这儿吧？千差万差，都怪小店招待不周！我给众弟兄再斟一碗酒，算是补过；小老客是坐下来吃点儿东西，还是……”

得水朝店家拱拱手：“谢谢掌柜！”转身欲走。

那上士又拦住他：“人走行，包裹得留下！”

“为啥？”得水护住自己的背包。

“慰劳国军。”那上士说。

上士的话刚一出口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把屋里的人都惊呆了！得水抄起醋壶，在八仙桌上摔了个粉碎，醋点儿溅到那上士的眼里，他一边喊叫，一边乱揉。

“反了！反了！真的反了！”

得水厉声大喊，装作非常生气的样子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摘下皮帽往桌上一摔，捋捋黑黑的小分头，指着那个上士训斥道：

“堂堂的国军上士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兵营旁边，领着士兵公开抢夺民财！……当兵的不在兵营听差，聚众在外喝酒，猜拳行令，吃喝玩乐，酗酒闹事。你们简直把国军的脸丢尽了！……走吧，到军营去见你们长官！”得水戴上帽子，站起身来，顺手抄起一根筷子，在上士那脏乱的军服上戳了几下，还把沾在军服上的一根粉条挑在筷子上。“你们瞧瞧，这成啥样子，一会儿让你们长官看看，这是他带的兵！……我看哪，像你这号的，找个上尉管管也就行了！……你是哪部分的？连长叫什么？……”

得水也是被逼无奈，撑破了胆子，急中生智说出来这一番话。没想到，真把那个当兵的唬住了。他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领章，像每次遭长官训斥时一样，习惯地整理了一下领扣，耷拉着眼皮一言不发。可一边听着一边犯嘀咕：看这个小毛孩也就十三、

四岁，他一看我就知道我是上士班长，还他妈要带我去见上尉……他妈的，看这样，他对部队上的事挺熟；再瞧他那身打扮，特别是那背包，还印着洋文哩；还有他说的这些话，就连我们连长也没这么多词儿，也说不了这么顺溜……决不是一般家主的小孩，没准是哪个军官的少爷……他满嘴关东话……我们团长就是关东人，前两天连长领我们去接站，说是团长的少爷要到部队看他爹……糟了！

想到这里，上士嘀咕起来：这么看，眼前这小子是有点来路，真要得罪了他，吃不了也得兜着走！其实，那个上士跟得水纠缠，就因为看上了那个背包，想趁机发点小洋财。“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”，说的是国军连长。班长弄不到万两黄金，遇上机会弄点散碎钱财也是好的嘛，何况面对的是一个孤单无助的小孩儿！没想到这小东西说话这么硬气！自己碰了这么大个钉子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那兵没有勇气再叫劲了！于是，他回头看看另外几个当兵的，要想找个台阶下。

其中一个当兵的看出了班长的心意，赶紧走上前来，点头哈腰，嬉笑着对得水说：“小兄弟！……误会了！误会了！兄弟们都是大老粗，说话办事把不好斤两。这年头，在外头当兵不容易，弟兄们也不过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心思混日子。小兄弟准听说过，‘吃点儿喝点儿乐三点儿，不定哪时烫个眼儿’！这就是我们当兵的。……刚才有冒犯少爷的地方，请多包涵……哈哈，包涵！”

掌柜的也搭腔说：“刚才，弟兄们是跟你闹着玩的。国军向来纪律严明，哪能随便要人家东西？是闹着玩儿，闹着玩儿……”

得水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，用两个指头弹了弹那个印着俄文的漂亮背包，慢条斯理地对众人说：“好吧！既然说得这么可怜，我也就拉倒了！不过，我回去得好好对你们的长官说说，要严厉训导他的士兵！”说着掏出两张票子交给掌柜，并指了指摔碎的醋壶。

几个当兵的连同掌柜的一起，不停地点头哈腰，目送吹着小曲儿的得水昂头走出饭馆，就连早已缩在角落里的几个吃饭的人也都站起身来。

刚出门时，得水仍是挺胸抬头，哼着小曲儿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等他转过一片小树林，确认饭馆里的人即使站在门口也不会看到他时，便撒开双脚没命地往前跑！

天黑时，他进了古城镇。

古城镇不过是坐落在平汉铁路道边上的一个大村子。据说这里也曾有过城，如今却没留下城的痕迹。称它为镇，还是说得过去的：一是它很大，二是它很富，三是它交通发达，商业繁荣，就华北平原的村镇而言，算得上一个较大的去处。

镇内的建筑，完全是乡村的面貌。街道狭窄，都是土路，路面印着深深的车辙，胶轮大车走上去都很困难。镇上几乎都是平房，依贫富形成砖、半砖半坯、坯三种；从屋顶上看，有瓦顶、灰顶、泥顶。这些，跟华北大多数农村的房屋没什么两样。

与其他村子不同的是，村里星罗棋布的到处是池塘和泥坑，似乎比房屋的占地还多。坑塘里的水黑乎乎的，即使寒冬也不结冰，雪花飘不到水面就被黑黑的大口吞噬了。坑塘里的液体不是大自然里纯净的水，而是从染坊里流出来的废液。镇上的染坊特别多，几乎十户人家就有一户开染坊以染布为生。要染布就得有布坯，所以这里的妇女人人会织布，人人会纺线，不会纺线织布的闺女休想嫁到古城镇！由织染而带动起来的家庭手工业更是五花八门：织洋袜子的、绣花的、做鞋的、做布娃娃的、做嫁衣的……甚至死人穿的古衣都是古城镇做的好。除染坊外，这些活都由妇女们做，所以古城镇的女人们，自幼就受到家庭长辈的严格培训，出嫁前多数都成了织绣方面的巧手。当地流传这样的歌谣：“古城的闺女不怕丑，婆家要的是双手。”

古城的染织业，千百年沿袭下来全凭手工。即使到了使用蒸汽，使用电的年代，也没有改变手工制造的古来传统。再说，这个古老的乡镇虽然就在铁道边，却没有电。因此，染织业在古城，虽然年代悠远，却没有大发展，没形成大气候，只是围着家庭作坊的模式圈圈转。家境好些的，盖几间房、置一块地，开起染坊来；稍差一点的，置办两三架手工织布机，就算个织坊；再差一点的，摇起纺车，专门纺线；什么都置办不起的，就只能挑针弄线了。棉花来自地里或集上；加工的过程是在本村的范围内从这户移到那户；做出来的东西在附近集上出售，顶多是从京、津、保来的商人，到各家各户拣上好东西低价收购一些罢了。所以，村里用不着修路，也不用盖大房子，更用不着开店铺。干这些事的人家虽说发不了大财，却比那些只会刨土坷垃的农户日子过得宽裕。就因为这个四乡八里的庄户人都愿意娶古城的姑娘，更巴不得把闺女嫁到古城来。

古城镇的事，是得水自幼接受家庭教育的重要课程。因为他的祖母、外祖母、还有婶母，都是从古城嫁出去的姑娘。得水的父母给孩子们讲述家庭的历史，往往是从古城讲起的，所以他对这个平原上的小镇心里并不陌生，只是还没有亲身领略它的风采而已。

然而，眼下的古城镇给得水的感觉很糟，简直是糟透了！一汪一汪的臭水，一簇一簇的旧屋，坑坑洼洼的泥路，稀稀落落的枯树……幸亏有大雪漫天漫地，还算遮住点儿丑，等天晴雪消，真相袒露出来，还不定是个啥糟样子哩！还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，妈妈抱着他喂奶，一边哼唱着古城的织布小调。曲儿里常有的那些词儿，什么针呀线呀，云呀风呀，织呀绣呀……都清晰而亲切地灌进他的耳朵里。听得入神了，小嘴就离开乳头，跟着妈妈小嘴窸窣而动。稍稍长大以后，故事加进来了，听得入神时，好像自己长了翅膀，飞到了妈妈口中编织的那个锦绣之乡。直到他踏进古城镇之前，心目中的古城，还是锦绣遍地，织女如云的神话境地。

眼前的景况，再加上刚才饭铺中的遭遇，让他大失所望！得水已经无心思再去寻觅根本不存在的神话，饥、渴、疲倦同时袭扰着他，他不

得不想眼下的事了。他坐在一个小饭铺门外的石台上。他已经敲了几次饭铺上了板的门窗，透过板缝朝里看过，别说人影，连个灯亮也没有。“这真是乡村啊，这么老早就上板儿！……也许它根本就沒开门！”他估算了一下，自己有十几个钟头没吃东西没喝水了！他后悔没在火车站前那个饭铺里吃点东西，哪怕是喝点儿水也好哇！

“妈巴子的！事情都叫这几个当兵的给搅和了！”

于是，他又想起刚才的事。他从小饭铺跑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害怕了。特别是一口气跑进古城镇街里，坐在雪地上喘息的时候，还生怕那几个兵追过来！得水知道，在这个年月，国民党兵打死个把老百姓，那是常有的事，何况是大雪封地，把人打死了尸首都沒处找去！侥幸的是那几个兵没有追出来。坐了一会儿，余悸过去了，他又骂自己沒出息了：“几个当兵的就吓成这样子？脓包！……当年在长白山老爷岭，几个土匪胡子的刺刀对着妈妈的前胸，她也沒发一下抖！……妈妈的在天之灵一定笑话我了！”骂过自己以后，又转念讥笑那几个兵：“几句话就给唬住了，真是熊种！”得水从小就佩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这次回老家，临行时爸爸问他：“让你一个人走怕不？”他一拍胸脯：“怕啥？古时候的甘罗十二岁就当宰相了，我虚岁十六了，出个门还怕？”爸拍拍他的头说：“行！我的得水行！”

胆大归胆大，可眼下的处境让他犯愁：怎么弄到吃的呢？今晚在哪住呢？他坐在石台上脑子里转悠出几个法子：敲开一家农户的门借宿一夜，就像和尚化缘似的，说明缘故让人家慈悲……可你又怎么知道那家准是好人呢？要不就还回到火车站去，在候车室里蹲上一宿……也不行，这种小车站晚上根本没客车停站，候车室的门说不定早锁上了。要是知道奶奶或姥姥的娘家是哪个门就好了……

想来想去想不出主意，干脆不想了！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，实在不行就在雪地里呆上一宿，又能怎么的！眼下要紧的是喝口水，吃点儿东西。

两朵大雪花飘落在唇上，让他嘴唇感到一股甜丝丝的湿润。得水顿时猛醒，一拍大腿叫道：“当着和尚找秃子，我笨到家了！”骂完自己，顺手就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。雪在嘴里慢慢融化，凉凉的雪水滋润着他那干苦的舌头和涩得发痒发痒的喉咙，顿时觉得全身清爽了许多。他攥了两个大雪球托在棉手套上，一边啃着雪球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现在该找吃的了。”

准备的干粮在火车上就吃完了。在他背包里能入口的只有两样东西：爸爸带给外祖父的两瓶吉林老白干和带给祖母的一棵长白山老参。这两样东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的！再说，它们也不能充饥呀！他往前走着四下搜寻，他看到路边的一个场院里有高高的柴垛，场院被残墙围着，人可以进去。饥饿逼得他也顾不了许多，越过残垣，走到两人多高的柴垛边。这是个华秸垛，垛顶上积着厚厚的雪，边沿垂着长长的冰凌。得水撕扯了几把华秸，根本没有可吃的东西，就又到翻动垛旁堆放的玉米秸，盼望能找到一小穗留存在上面的玉米。当他翻开两捆玉米秸后，虽说没找到玉米穗儿，却发

现下面是一个洞！洞口有牛车轮大小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。他趴在洞边，探下手去，摸到了一段木头，再往下仔细一摸，原来是支在洞壁的一个木梯。这时，一股热乎乎的潮气从洞里冒上来，潮气中隐隐夹杂着生白薯的气味儿。

“洞里有吃的！”得水兴奋地叫出声来。

他小心地朝四周看了看，夜空黑茫茫的，除了细沙沙的落雪声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他撑着洞口边沿顺直了身子，没费什么劲双脚就蹬在梯上，小心翼翼地循梯向下登，倒过五、六下脚，就踩着了软绵绵的土地。洞里有些潮热，他把背包放下，摘下皮帽，解开大衣扣，弯着腰把洞壁摸了一匝，发现这洞底比洞口宽了许多，四周“品”字形分布着三个洞穴，穴里整齐地堆放着的都是白薯！

“啊呀！地瓜！……这么多地瓜呀！”

得水转着圈儿，朝每个洞穴磕了一个头，然后轻轻地捡起一嘟噜地瓜，拎在眼前看了一阵，就放在嘴里大口嚼起来。嚼着沾着泥土的关外人称作“地瓜”的生白薯，得水的嘴上、心里无限快乐和满足，仿佛正品尝着王母娘娘仙宴上的蟠桃！什么辽东熊岳的苹果，锦州沟帮子的烧鸡，凡得水吃过的关外的名食，都没有眼前这地瓜好吃！

几块生地瓜吃下肚去，饥饿渐渐驱走了。他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借着洞口射下来雪空的微光，好奇地欣赏着留在手上的空地瓜秧。心想，原来地瓜是这么保存的呀？

这一带农民收藏白薯很有特点。薯秧经霜打以后，小心地割去长秧，留下两寸多长的蔓；刨时用三齿或五齿镐，在一棵白薯的一边一镐，后一镐刨完向上一提，土立刻松软了，只要一提蔓，一嘟噜白薯就离土而出了。在地里风曝一两天后，把两三棵薯秧捆成一束，小心运回，放到这样井筒似的窑里。仅收割这一项，华北平原种白薯就比其他地方精细得多，绝不采用犁一趟后遍地拣拾的粗放办法。因为白薯是这一带农家的半年粮食，也是家畜的重要饲料，是绝对马虎不得的。

看到了薯窖，又吃到了生白薯，这是得水踏上家乡土地后遇到的头一桩新鲜、高兴的事。他本想在既安全又暖和的窖里睡上一觉，可这里很闷，闷得喘不上气来，他只好爬上来，再去找睡觉的地方。离开前他盖好窖口，在院旁的一棵大树上做了标记，心里想着，到家以后一定要对姥爷说，好好酬谢一下这薯窖的主人。

他很快又找到一个玉米秸垛，扒开一个窝窝，坐靠在里面，很快就睡着了……

柴垛里也不是太平世界。这里有无数小动物在奔忙吵闹。垛里似乎处处有它们的通道，它们一会儿蹿上一会儿蹿下，不时地钻出垛去，又不时钻进来；有时是单个人行动时发出的沙沙声，有时又是成群乱跑的唏哩哗啦声，不知是嬉戏还是在厮打，经常发出“吱吱吱”的鸣叫。跟人世间一样，柴禾垛里也不平安！

得水被闹声弄醒了。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回钻柴禾垛，第一次领略柴垛里的神奇和怪异。他不敢再睡，他弄不准在这大雪的夜晚，活跃在柴垛里的究竟是什么东西。直到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钻到他脖梗子上，他奋力一抓，揪断一条毛线般粗细小尾巴